

「絲路」故事 系列四之一

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一八七七年作《歷史》，首次將漢代中國至中亞南部、西部及印度之間，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為「絲綢之路」，為國際史學界所接受。實際上這條貿易通道早已存在。「絲路」是從東方把中原地區的絲綢、陶瓷、茶葉輸往西域、西方，是古代中國給予世界的；而從西域把玉石輸往東方、中原，史學界則稱之為「玉石之路」，是西域、世界給予中原和古代中國的。西玉東輸的繁盛，早於東絲西輸；而「玉路」最高峰，正是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最終定型的清代康雍乾時期，玉路延續着數千年古絲路最後輝煌。「絲路」的興旺，源自古代中國有經久不衰、領先世界的經濟文化，同時有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（孔子《論語·顏淵》）的世界觀。如今習近平主席倡議與世界各國共建「一帶一路」，讓古絲綢之路煥發出新的活力，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緊密。「人文歷史」自本期起，推出古「絲路」造福古代中國、中國與世界互融共生的故事系列四篇：「玉石之路」、「小麥之路」、「霓裳之路」、「飛天之路」。

魯迅《故鄉》說：「其實地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」以之描述古代「絲綢之路」很貼切。絲路的核心涵義是文明交流，互通有無、互利共贏，而不是匈奴掠奪式、榨取式單向不勞而獲。漢武帝派遣張騫，於建元二年（公元前一三九年）起兩次出使西域，正如東漢荀悅《漢記》所說，為了聯合飽受匈奴禍害的月氏、烏孫，在軍事上共同夾擊匈奴，同時溝通了漢與西域各國的友好關係，促進了東西經濟、文化交流。而漢代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方面實力，保證了這條道路上商隊、使團安全暢通。正如西漢名將陳湯豪言壯語：「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！」這條和平之路，成爲人類文明交流大動脈。

「玉石之路」VS「文明衝突」

回顧古文獻所謂「西域」，有廣、狹二義。狹義指天山以南、崑崙山以北、葱嶺以東地區，大體上包括今新疆及周圍廣大地區；廣義泛指甘肅西端玉門關、陽關以西中亞、西亞乃至歐洲。現代考古學出土文物遺跡顯示，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，後來被稱爲「絲綢之路」的東西通道就已經存在了，此時中原地區與西域之間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經濟文化交流。故宮博物院老專家楊伯達等多年研究揭示，距今六千年前，中原地區在新石器打磨基礎上形成了東北、東南等玉文化區。以和闐（又稱于闐。現簡作「和田」）爲中心的西北崑崙山玉礦帶，是中國境內唯一出產真正美玉的地方，從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「南望崑崙，其中多玉」，到戰國《管子》「禹氏之玉」，到後人「玉出崑崙」，都奉和田爲玉都。中原王朝通往狹義西域的「和田玉路」，是夏、商、周三代夷玉、越玉、鬼玉等玉區，與中原及各地之間的交流通道。而中亞、西亞的貴族們也長期迷戀和田玉，遂形成了以新疆地區爲中心，向西通向波斯灣、阿拉伯半島乃至歐洲的玉石貿易通道。這條「玉石之路」橫跨亞歐大陸多個文明區，持續了五六千年。它在漢唐「絲綢之路」之前兩三千年已經存在，在宋代海上「絲綢之路」興起、陸上絲路式微情況下，在元明兩代繼續發揮作用，至清代伴隨着康、雍、乾一百年間，平定西北准格爾部、回部分裂勢力的戰爭節節勝利，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、發展和最終定型，和田玉的開採越來越活躍，古代玉文化發展登峰造極，「玉石之路」延續了古絲路恆久生命力，重現了漢唐絲路的黃金歲月。

如今美國等地有人妙作中國與西方「文明衝突」爲命題，六千年的「玉石之路」就是對它的有力否定：中華文明存在了六千年，這條玉路讓中華文明與各時期的各文明交流互融而不是衝突，這是不爭之事實。中華人物「君子如玉」（宋謝枋得《詩傳注疏》），中華精髓「厚德載物」（《周易·坤·文言》），中華哲學「和而不同」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，「止於至善」（《禮記·大學》）。如今與各國共建「一帶一路」，正是延續中華民族愛好和平、與人之善的傳統天賦，也不可能跟哪個文明去衝突。

殷商女帥 隨葬昆玉

一九七六年，在河南安陽殷商都城遺址殷墟，發掘了三千二百年多前商王武丁（公元前一二五〇至公元前一一九二年在位）王后「婦好」的墓葬，出土大量帶有「婦好」銘文的青銅器、「司辛」（婦好的廟號）銘文的玉石器。她生前曾多次統率殷朝軍隊保家衛國，打敗二十多個方國以及遠方的羌方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《殷墟婦好墓》發掘報告顯示，婦好墓出土玉器七百五十五件（玉器殘片不計），約佔隨葬品總數四成。經地質學鑒定，這些玉器的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。這說明至遲在商代晚期，和田玉已經由玉路進入中原地區，繼紅山玉器、良渚玉器等之後，掀起中國古玉發展史上又一高潮。

婦好墓玉器大體可分爲占卜、祀鬼神使用的巫玉（圖1），典禮、祀祖使用的禮玉（圖2a、2b），模仿日常生活的人物（圖3）、動物（圖4）、還有玉兵器（圖5）、玉工

具、玉飾品（圖6a、6b）等，很多現藏國家博物館。

幾何紋玉簋，碧玉，通高十二點五、口徑二十點七、足徑十四點五、壁厚〇點九厘米。直口，平沿方唇，短頸，鼓腹，內腹腔中空，器壁較厚，圓底高圈足，底部凸起。

頸部飾兩圈凸弦紋，腹部豎向等距突出四條扉棱，兩兩相對，扉棱與扉棱之間飾三層勾連曲線紋及雲雷紋，足部較寬，雕刻勾雲紋及目紋，爲雙陰線雕刻。這件玉器顯然模仿了青銅簋的造型，外壁的扉棱，其實是青銅器在澆鑄時，模範接縫部位銅液流出，而在後續加工雕刻時，予以保留並藝術化。

獸面紋玉斧，碧玉，縱十點二、寬四點八、二點一厘米。形制爲長方扁圓體，斧上端有榫，榫呈長方形，正中有一圓孔。刃部呈弧形，較鋒利，由兩面磨成。斧身兩面均雕獸面紋，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相同，紋飾精細，製作精美。刃部呈弧形，較鋒利，由兩面磨成，無使用痕跡。這件玉斧實際上就是文獻中「黼」的「黼」。《尚書·益稷》記載舜帝以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蟲、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龍、黼、黻爲天子服裝「十二章」紋飾，此後天子明堂座位後的屏風「黼辰」繪斧，很多朝代的明堂大殿裏，都陳列夏商周三代玉斧，它是天子的象徵。

腰佩寬柄器玉人，高七、寬三點五厘米，黃褐色，圓雕。玉人跪坐狀，雙手放置膝上，頭上梳長辮一條，長辮從右耳根側往上盤繞頭頂一周，再由左耳後側延伸到右耳側，辮梢與辮根相接，頂露髮絲。頭頂戴圓箍形冠，冠前側捲成筒狀，其上刻水波紋，很像絲綢製品。冠的造型奇特，紋飾優美。這表現的應該是商代冠服樣式之一種。從其跪坐姿態看，或許是婦好本人。玉人臉型很長，下頰較尖並上翹，修長的眉毛，臣字形雙目，闊鼻，抿嘴，方形耳。既有美女的秀美，又有女將的堅毅。身著交領對襟衣裳，長至足踝，着履，腰束寬頰，帶上刻菱格紋，長袖至腕，袖口較窄。這些都是研究商代服飾的難得形象資料。作品引人注意的是，腰部近左側佩一寬柄器，可能是象徵佩劍類兵器。

周穆、王母 玉路情長

西周時中原王朝與西域交往更加頻繁，東周史書《穆天子傳》，詳細記載了周穆王（公元前九七六至公元前九二二年在位）姬滿，駕八駿西巡天下的事跡。行程周制三萬五千里，所經路線基本上是玉石之路，除巡守天下，主要目標是會見西域母系氏族部落傑出領袖西王母。進入西部，澤珠首領獻上白玉，穆王回贈黃金、絲帛。到赤烏，他考察了「寶玉之所在」即玉礦；過了黑水，登上「群玉之山」，在山中留宿四天；癸亥日，到了「西王母之邦」（圖7）。

第二天即吉日甲子，正式作客王宮，「天子賓於西王母」。穆王手執白圭、玄璧，展現東方上國君王雍容華貴氣度。隨行獻上祖國名貴絲織品「錦組百純（匹）」，口（竹簡文字漫漶）組三百純。西王母再拜受之。」次日，西王母在瑤池宮舉行正式歡迎宴會，「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」。豪放浪漫的西王母爲穆王歌唱：「白雲在天，丘陵自出。道里悠遠，

山川間之。將子無死，尙能復來！」白雲萬里，關山千重，只要我們一息尙存，盼望你再來看我。穆王爲西王母真情感染，答歌唱道：「予歸東土，和治諸夏。萬民平均，吾願見汝。比及三年，將復而野。」我回東方處理政務，保持天下太平、國泰民安，很快就來看你。我們三年爲期，仍在此地再次相會！臨別時二人依依不捨，西王母吟誦道：「徂彼西土，爰居其野。虎豹爲群，於（鳥）鵲與處。嘉命不遷，我惟帝女。彼何世民，又將去子。吹笙鼓簧，中心翺翔。世民之子，惟天之望。」大意是說，我們各自肩負治理自己國家的重任，仰望雲天，我時時想望着你啊！

告別西王母，穆王翻過相傳爲太陽落下處的崦嵫山，摩崖刻石曰「西王母之山」，銘記這份情誼。二人唱和歌辭，與《詩經》風格相同；二人相悅故事，酷似曹植《洛神賦》。

春秋戰國 閩風之苑

至春秋戰國，玉料百分之九十以上採用崑崙山系玉，說明玉路日益暢通。

清宮舊藏戰國玉螭鳳雲紋璧（圖8），寬十四點二、璧徑十一點五厘米。新疆和田白玉製。璧兩面各飾勾雲紋六周，勾雲略凸，其上再刻陰線成形。與經典「日月壘璧」的內外兩圓不同，此璧璧內雕一螭龍，獸身，獨角，身側似有翼，尾長並飾細紋；璧兩側各雕一鳳，長身，頭頂出長翎，身下長尾捲垂。這是目前所見戰國玉璧中最精緻的一件。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，諸子百家爭鳴，文學藝術百花齊放。此璧造型變幻，紋飾誇張，想像瑰麗，正是崑崙之巔「閩風之苑」浪漫本色。

清宮舊藏戰國玉鏤雕螭龍合璧（圖9），直徑十一厘米。新疆和田青白玉製，局部有色變，圓形，內、外邊沿略平。璧兩面皆飾凸起的

清宮舊藏戰國玉鏤雕螭龍合璧 故宮博物院藏

清宮舊藏戰國玉螭鳳雲紋璧 故宮博物院藏



清宮舊藏戰國玉鏤雕螭龍合璧 故宮博物院藏

清宮舊藏戰國玉螭鳳雲紋璧 故宮博物院藏

「玉石之路」，恆久「絲路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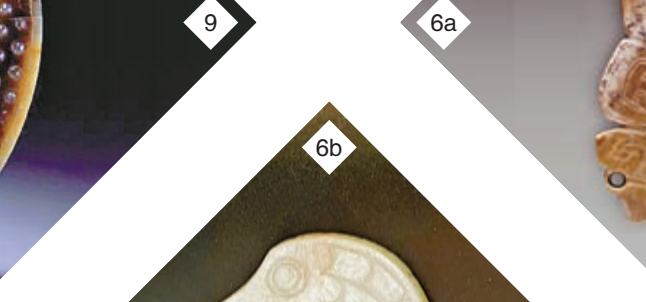
殷墟婦好墓出土玉鏢銅內戈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

殷墟婦好墓出土玉弦紋玉琮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

清宮舊藏戰國玉螭鳳雲紋璧 故宮博物院藏



殷墟婦好墓出土玉鸚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殷墟婦好墓出土玉龍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

殷墟婦好墓出土腰佩寬柄器玉人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